

诗歌·花香水韵

散文·自然物语

词牌写意(组诗)

□李季

水调歌头

必有人在水之湄唱歌
歌声流水一样婉约
必有我爱的人，住在
河的上游，是
一首歌永远不变的源头
必有最初的圆月
最初的心跳
必有柔软的水草
轻轻摇曳着忧伤
必有一卷好山色
倒映在水面
山宁静，而水汹涌
不问今夕何夕
必有水在岁月的弹拨下
转化为深情的歌声
必有人在歌声中现身
回眸一笑
百媚生

相见欢

把路过的每一片白云
都署上我的名字
让想我的人知道
我也想他们
那么多的花倾城、人相违
那么多的风雪夜、路迢迢
那么多的明月照、无归期
一壶清茶，两杯老酒
人世的凉风，吹拂着
悲与欢，也吹拂着
离与合
每一条河流
都是大地的伤口
九曲不回的生命
是河水微澜
能相见的，不能相见的
今生一梦，来生花开

满庭芳

重逢或别离
都是花开的理由
那花香已酿成美酒
醉了女子手中的团扇
醉了远方细碎的马蹄

山林微云，江南
踟蹰了多少少年
倚门回首，花畔
老去了多少少女
不知道哪一年
我才能走进庭院
走到你面前
告诉你，我已是归人
不再是过客
尘世辽阔，小南风
吹动着谁孤单的影子
终身误

不要问庭院深深深几许
那满庭芳香正扇动着
相思的翅膀

浪淘沙·梅

□曹世友

雪地立虬龙，身短鳞红。轻
姿疏影自横斜。凛然寒风伴苍
桧，笑傲隆冬。
无主亦无庭，气度不穷。情
非点缀百花丛。暗香浮动幽幽
夜，潜入风中。

□赵秋菊

曾经有段时间着魔般地喜欢上玄幻
小说，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有关灵草的篇
章，在佩服作者想象力的同时，还会冒
出这样的念头：书里的这些灵草会不会
撒落在人间几株？寻找、盘点记忆中的
花花草草，竟然真的发现了它们的踪迹！

甘草

甘草，根为圆柱形，表皮为红棕色
或灰棕色，有显著纵皱纹，气味微甜而
特殊。夏天开铜钱大小的紫花，在绿叶
的陪衬下显得特别漂亮。

甘草多生长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
草原、沙漠边缘和黄土丘陵地带，我家
后山上随处可见这种普通又神奇的药
草。

我对甘草神奇疗效的见证，始于那
年夏末，邻居家的小牛犊中毒了，就在
众人眼睁睁地看着口吐白沫、奄奄一息
的小牛束手无策时，村里的赤脚医生刘
医生端来半盆熬制好的甘草水，让邻居
灌小牛服下。好神奇啊！一盏茶的工夫，
小牛竟然又活蹦乱跳地出现在大家
面前！这让我对外表普通却疗效显著的
甘草刮目相看，也给它贴上了神草的标
签。怪不得南朝医学家陶弘景将甘草尊
为“国老”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也曾释道：“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二

随笔·感悟生活

关于写作的随想

□李宜书

我欲遂平生志，识遍天下字，可先
认得的却是“一、二、三”。

我欲做得好文章，写尽锦绣山河，
可先做得却是“今日天气好，微风正
值春。澧河风景妙，我却睡大觉。可
笑，可笑。”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我想，写文
章亦是如此。

本是少年郎，不写那“扬鞭催马
急”，却强说“剪不断，理还乱”。为赋
新词强说愁，岂不差些滋味？何须惺惺
作态，故作老成？少年情怀总是诗，相
逢意气为君饮。

生活的经验无法速成，经历、阅历
也是如此。为博人眼球，故作惊奇、古
怪、少见之题材，虽偶感新鲜，往往不
长久，三两次后，便觉索然无味。

一些受欢迎的作品，恰恰写的是真
实的生活、个人的经验。虽然与作者并
不相识，但内心往往会有相通之处。

正如同一百个读者眼里有一百个哈
姆雷特，看待同一件事角度不同，观点
自然不同。同样朝九晚五，写作的感受
和角度可能完全不同。

写作，赋予了生活不同的意义，它
来源于生活，又超脱于生活；赋予其新
的意义，每天都是崭新的。

二

是夜，阴雨连连，多日未晴。蜷缩

尘世的灵草

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调和
众药有功。”

雪莲

小说中的雪莲常披着神秘的面纱，
清幽而圣洁，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幸
运之草、圣洁之花。何其幸哉，我便见
到了这传说中的圣洁之花。

那年夏天，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新疆伊犁，喜欢赏玩山水的父亲采回
了几颗冒着丝丝寒气、冰清玉洁的天山
雪莲，原以为只能在小说里看到它，如
今它们就这样在我的眼前吐纳着清香、
绽放着美丽。父亲说，这雪莲采得可不
容易，他是酷暑七月进的天山，进山时
气温达40摄氏度，他在山里行进了三
周，终于在海拔4000米的雪山峰顶发
现了这株雪莲。它含苞待放，整株花
约40厘米，从花叶至花苞都是洁
白中带一抹淡绿，不像其他花卉那样
娇艳，只有走近才能发现它……

从新疆回来时，我带回了两株雪
莲，把它送给周口的表叔。表叔的腿
受伤了，并伴有风湿病，听人说，雪
莲泡酒能治风湿。第二年夏天，我去
探望表叔时，发现表叔的腿走路不再
颤巍巍的了。表叔抑制不住满怀喜悦，
对我说：“这都是雪莲的功劳，我每
天喝一杯用雪莲泡制的药酒，三个月
后，我的腿竟然完全好了！真是神
草呀！”看着兴奋得如

同一个孩童的表叔，我也沉醉在雪莲
散发的淡淡药香里。

艾草

艾草是一种中药，为多年生草本植
物，表面深绿色，背面灰色有绒毛。在
我的家乡，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房前
屋后，随处都能见到它苍绿色的身影。
那互生的羽叶，那精致的波叠式边缘
线，绿茸茸、嫩生生的，随着春深夏
至，叶片如放大的菊花叶，青青地，
蒙上一层浅浅的绒毛，像裹了雾气似
的，显出青苍；那气息纯粹，浓浓的
香味夹带着淡淡的苦涩。艾草的生命
力极强，割去一茬，新的一茬很快又
会长出来，即便是秋后秆叶枯萎，到
了来年的春天，它又会顽强地冒出一
片新绿。

《本草纲目》记载，艾草“用于灸
百病，也可煎服。”孟子曾言：“七
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可见艾草
的药用价值。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艾
草茎叶含挥发性芳香油，味浓烈，有
驱除蚊蝇虫蚁、净化空气的作用，在
药理研究方面艾草有抗菌、抗病毒、
平喘、镇咳、祛痰、抗过敏、止血
和抗凝血、增强免疫功能等作用。华
北不少地区流传着“家有三年艾，郎
中不用来”的谚语。

这些尘世的灵草，为我们的生活护
航。岁月因它们的绿意，而散发着久
远又亲切的香味。

随笔·美景履痕

雪，落下来

□赵焕芳

今年格外盼雪，落雪的日子，心
里清清爽爽的，有释然的感觉。

我喜爱的雪应当以遮蔽天地间一
切污垢的姿态降临，呈现一种大美。
与之相比，世间其他形式的美都显得
小气、妖冶。当茫茫中万物皆着白色
时，喧嚣的世界突然消失，世界晶莹
、圣洁。而此时，愈是灵魂清澈的
人，愈是有一种久违的愉悦。

儿时穿着笨拙的棉鞋、母亲缝制
的棉袄在雪地里奔跑、打雪仗，看大
人在田野里撵野兔；掰根屋檐下的冰
凌，拿着玩耍；一群孩子指着对方唱
着“吃雪变鳖，吃冰溜（凌），变牲
口”，追逐打闹着跑出胡同。我五六
岁时，也是个大雪天气，抓一把麦粒
撒给堂屋门前将要到访的麻雀，目
的是要捕捉它们，却不料绊住了门
槛，磕在门口放脸盆的水泥台上……
抚抚额上的疤，不知不觉竟过了这么
多年。

下雪的日子很惬意，却也慵懒。
这样的日子，最适合一壶佳酿、一碟
茴香豆，持半卷散文，或独酌赏雪，
或微醺闭目。

站在天地间，大地一片苍茫，雪
花徐徐而落，诗情盈盈而生：“雪
儿轻舞起，跌宕微如絮。飘飘若仙
子，欲欲沾我衣。不忍拭之去，由
它润心绪。不知是梦里，或是相念
时。”雪是洁白的羽毛，为浪漫而
造就。缓缓而不娇媚，飞舞而不喧
闹，静静地，画着优雅的弧线，落
在我悠长的发间。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孤独的
领地，恐人闯入，又盼人拯救……
静静地看这纯粹的洁白，闯进我、
打乱我。